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周国强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dit la patronne
Le...
dans l'...
ses toits. très bas, au dessus d
M... quitté la s...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Le couloir, par terre,
couvertures. Parmi eux se trou
où elle se t... maintenant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à c

352
-14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来自中国北方 的情人

周国强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法]杜拉斯著;周国强译.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 1
ISBN 7-5313-2167-X

I. 来… II. ①杜… ②周…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0444 号

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 © 1991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7 $\frac{1}{2}$ 插页: 2

印数: 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荣胜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耿志远

ISBN 7-5313-2167-X/I·1884 定价: 12.00 元

主编的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献给唐

本书完全可以用《街市恋》或《情人书》或《再写〈情人〉》作为书名。最后我却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和《中国北方》之间作出了选择，这两个题目涵盖更广、更确切。

我在一九九〇年五月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迄今正好一年，据悉他已去世几年了。我从没想到过他死。我还听说他就下葬在沙沥；那幢蓝房子一直还在，由他的妻儿老小住着。据说沙沥人爱他；因为他为人善良、不拘礼节，还说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成了笃信宗教的教徒。

我抛下正在进行的工作，撰写了中国北方籍的情人和那个女孩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情人》中还没有发生，他俩的事还来不及发生。我带着疯狂般的创作乐趣撰写此书。在这部小说中我徜徉了一年，沉湎在中国人和女孩相爱的那一年里。

专线邮船启航，也就是女孩动身离去后的事，我没写下去。

我真没想到他竟会死，他的身躯、肌肤、生殖器、双手怎么会死去的啊。在这一年里，我仿佛回到了从前，回到了

乘坐永隆的轮渡横渡湄公河的时代。

这一次，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唐的面貌突然显现在眩目的光芒中——还有小哥，那个不同于一般的孩子的形象。

我依然和这些人在一起，在这个故事里，只和他们在一起。

我重又成了写小说的作家。

玛格丽特·杜拉斯

一九九一年五月

一幢房子，处在学校操场的中间，门窗洞开。仿佛过节。从洞开的门窗飞出施特劳斯和弗朗兹·雷哈尔^①的华尔兹舞曲声，还有《拉莫娜》和《中国之夜》。屋里屋外到处都是水。

人们在冲洗房子，像这样的冲洗每年要进行两三次。校工朋友和邻居的孩子跑来观看。他们帮着用皮管冲洗方砖地面，墙壁和桌子，一边洗，一边随着欧洲乐曲跳舞。他们欢笑。他们歌唱。

真像个热闹、欢快的节日。

音乐，那是母亲，一位法国老师，在隔壁房里用钢琴弹奏出来的。

跳舞的人群中，有个很年轻的英俊少年，法国人，和他共舞的是个很年轻的姑娘，也是法国人。他俩长得很像。

她便是那个在第一本书里、在第一本之前的那本和这本书里都没有名字的女孩。

英俊少年便是保罗，没有说出名字的那个妹妹最疼爱的小哥。

另一个年轻人来到欢乐的人群边，他叫皮埃尔。大哥。

皮埃尔呆立在离人群几米远的地方，观望着。

^① 弗朗兹·雷哈尔(1870—1948)，奥匈帝国轻歌剧作曲家，以《风流寡妇》一剧著称于世。——译注

他久久地观望着欢乐的人群。

然后，他付诸行动：他分开小校工们，把他们吓跑了。他往前走，来到弟弟妹妹这一对儿面前。

然后，他做出这样的行动：他抓住弟弟的双肩，把他一直推到中二楼开着的窗户前，把他像扔一条狗似的从窗口扔了出去，仿佛在奉命行使某种残酷的职责。

弟弟爬起来，哭喊着，径直向前逃跑了。

妹妹跟在他后面：她从窗口跳下，赶上了他。他紧挨操场边的篱笆躺着，他在哭泣，哭得浑身颤动，他说与其这样不如死了的好……什么“这样”？……他已经说不清楚，他忘了，他没说那是哥哥的缘故。

母亲重又弹起钢琴。但四邻的孩子没有回来。校工们随之也抛离了这幢房子。

夜色降临。还是那个背景。

母亲仍然在那里，下午有过“欢庆活动”的地方。

房间已收拾齐整，家具已放回原处。

母亲无所期待。她伫立在这个家，这个已可隐约见其一斑的家——她的王国的中心。

母亲再也阻止不了什么，什么也阻止不了了。

她只有听任事态自生自灭。

在本书讲述的故事中，她的态度始终如斯。

这是位灰心丧气的母亲。

大哥看着母亲，朝她微笑。母亲却没看到他。

这是一本书。

这是一部电影。

这是在夜晚。

在这里说话的声音落墨而成这本书。

失却理智的声音。不见面容。

非常年轻。

默默的声音^①。

这是一条笔直的街道，由煤气街灯照亮。

街面上铺着碎石，仿佛如此。一条老街。

街道两侧是高大的乔木。

老街。

在这条街道的两边有一些带平台的白色别墅，四周围着
栅栏和花园。

这是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个丛林哨站。

时间在一九三〇年。

^① “失却理智的声音”，因为爱是盲目的；“默默的声音”，因为这是心声。——译注

这是法国人居住区。
这是法国人居住区的一条街道。
夜色中浮动茉莉花香。
夹杂着大河不咸不淡不暖不凉的气息。

有人在我们前面行走。她不是说话的那个女人。
这是个年轻的少女，也许还只是个孩子。看那神态，约略可知。她风姿婀娜，光着脚丫，身影单薄，或许可以说是瘦弱。她那双小腿……是的……没错……还是个孩子。个子已长得很高了。

她正朝大河方向走去。

长街尽头，昏黄的防风灯的灯光，欢腾，呼喊，歌唱，嬉笑，其实是河。湄公河。

这是个帆影点点的渔村。
这是三角洲的头。大河的尾。

公路旁，可以听到路边花园里传出的音乐声，那里在开舞会。乐曲声从管理总局的花园传来。一张唱片。大概是被人忘了，在人已走光了的花园里继续转个不停。

哨站的欢庆活动肯定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在沿花园筑起的栅栏里面。唱片放出的音乐是一首已风靡几个月的美国舞曲。

少女斜向朝花园走去，她要去看看栅栏里举办欢庆活动

的地方。我们^①跟在她后面，在正对花园的地方停下。

路灯光下，一条白色的小路穿过花园。小路上不见人影。这时，一身暗红色长裙的女子从大河方向姗姗而来，走在小路的白色空间里。

她走进府邸不见了。

由于天气炎热，欢庆活动早已结束。剩下这张被遗忘的唱片，在寂寥中继续转动。

红裙女子没再出现。她无疑还在府邸内。

二楼平台上的灯光熄灭了，她过去后不一会儿，一楼，府邸中心亮起了几盏灯。

小路上仍不见人影。

红裙女子没回来。

少女回到公路上。她消失在树丛中，继而可见她出来了。她又向大河走去。

她来到我们面前。在昏黄的路灯光下，她的脸一直都看不清楚。但她仿佛。确实，很年轻。也许还是个孩子。白种孩子。

^① 本书中的“我们”，可理解为摄像机镜头。——译注

小路上的路灯也熄了。红裙女子还是没出来。
剩下府邸中心那点暗淡的灯光。

小路上的灯熄灭不久，府邸内传出钢琴弹奏的乐曲声，
那首毫无生气的华尔兹舞曲。有一本书上提到过这首华尔
兹。只是已经不记得是哪本书了。

少女停下脚步，她聆听着。我们看到她在聆听。

她把脸转向音乐传来的方向，还合上了眼睛。心灵的目
光还是盯着那个方向。

现在看得清楚些了。是的，她确实很年轻，还是个孩
子。她在哭。

少女一动不动。她在哭泣。

在电影里，没人道出这首华尔兹的曲名。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叫它“绝望华尔兹”。

乐曲终了，少女却仍在聆听。

这位少女，在电影里和在这本书里，我们都叫她“女
孩”。

女孩走出画面。她离开镜头，离开举办过晚会的地方。

镜头缓缓扫过我们刚才看到的一切，然后转向，再次朝女孩走去的方向推进。

街上又变得空无一人。湄公河看不见了。
天色亮了一些。

除了消失中的湄公河和那条笔直阴暗的大街，再也看不到别的東西。

这是扇大门。
这是个操场。
还是那天晚上。还是那个女孩。
这是所学校。操场地上是被踩结实的泥土。
场地上寸草不生，闪着微光，哨站的孩子们已经用光脚丫子把它踩平整了。

这是一所法语学校。大门上写着校名：永隆市女子法语学校。

女孩打开校门。
她把门关上。
穿过空旷的操场。
走进楼里。
我们看不见她了。
只剩下空荡荡的操场。

在女孩消失后留下的空旷里，扬起第三支乐曲，乐曲中夹杂着尖厉的狂笑和叫喊。那是恒河女丐，她每晚都要穿过哨站。始终不渝地朝大海奔去，力图走上去吉大港的道路，死去的孩子们的道路，亚洲乞丐们的道路，千百年来他们试图重新找到这条道路，前往巽他群岛那多鱼的海域。